

徂徠集稿

十七



形編五公圖

雜文

竹溪



集

徂徠先生以謏園遺稿卷之十七

東都 物茂卿 著

男 道濬 輯

文部

雜文十二首

私擬策問一道

人下卷門

問傳云子罕言性性命之道稽諸古昔即一二見於
殷商之書何其渾渾渾渾莫有端倪也將皦皦之言其
于性命之道亡當乎否也仲尼蓋由斯道焉者已及
子輿氏起實始招天下以此而又斷斷乎以善命之

何其章明較著若是之至也將渾渾之言其于揭焉
招天下以當乎否也繼及荀卿告不害揚雄韓愈蘇
軾之徒羣然出其所見爭之雖其言人人殊何其鑿
鑿乎皆有執之也又何其紛紛乎莫有所底止也將
子輿氏以還皆其于渾渾之旨有所裂言之乎否也
將皦皦之言揭焉招天下有以啓之乎否也是故謂
之爲惡者反焉者也謂之無善惡者超焉者也謂之
惡善雜者劑焉者也謂之參若伍者加詳焉者也要
之故皆爲欲有所變異於子輿氏之說勝而上之乎
否也益降之及宋諸儒先氏出又且斷斷乎以子輿

氏之說定爲先王孔子之宗而群言之紛然者庶其
或宜若有所底止焉乎爾雖然其所爲自初招天下
又有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者存也是果其於先
王孔子及子輿氏之心有當乎否也性中果有斯二
者對立乎否也性非有二而其所爲命以言之者果
有指斥之乎否也且也其所謂氣質之性者盡乎生
人之始矣其本然者寧縣諸吾生之先乎否也是安
足以爲人之性哉吾故愚不佞也而群言之紛然庶
或若有所底止者其于吾之心莫有乎爾則亦莫有
乎爾雖然諸儒先氏者豈爲昧斯數者以之爲說招

天下乎否也。今諸生有聲譽于學，號稱大師者，其于性命之道，當洞然亡疑，請聞其對。

私擬策問鬼神一道

問六藝以來，諸言鬼神者，若左丘明、董仲舒之流，雖其言人人殊，大要不越乎禍福灾祥之間，是何與世俗所見大相逕廷哉？其斷斷乎其無之者，唯晉阮瞻爲然，是亦何與？今學士家言相似也。學士家所爲折衷者，孔子而自孔子之不語怪神，後學者將有何所稽以質諸聖人而不謬也乎？雖然，孔子蓋於易一言之於對宰予之問，再言之，而其言之奧妙難明，抑

又有甚乎不語者存焉？是不得不取諸宋諸老先生也。宋諸老先生故號稱得道之統，能發明孔子之道者，雖其言亦人人殊，至於有無鬼神之說，莫有若瞻之論明且易見者也。而其究必至所謂氣化真實一往不返而止焉，要之亦或於瞻之論爲有近似也。是孔子之旨，果如瞻歟？先王祭祀事鬼神之意，遂荒矣。故其謝先生者，執兩可之說，而學者之惑爲愈弗釋然也。由是而降，人率以瞻之論爲主，文之以謝先生之言，謂祭祀以鬯吾孝心耳者，往往乎有之。甚而或至謂鬼神非先王所尚，特其不以聰明先天下且姑

以之隨民俗之所好云爾先王與孔子之教於是乎裂矣而君子之道造端諸夫婦者愈益落落乎不合焉諸生蓋於往聖之典淹貫而通習之其于幽明之故當瞭若析髮其以何命之

私擬對策鬼神一道

代於諸生而作

蓋所爲薦紳先生難言之者莫鬼神若也是寧獨薦紳先生爲難言之而已哉夫人之生負仁抱知葆合大和渾渾乎無間故其於天下也有所知之有所不知之是以處義之世作爲龜策以決其志軒轅之建萬國封百神重黎分職世釐神人夏商以降莫有不

由斯道者焉是咸俾以尊其所不知而行其所知也仲尼亦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亦宜若不以其可知彊諸其不可知焉乎爾雖然指掌之眎觀上之歎予賜輩往往乎有聞焉而不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亦將于何取諸諸生業已誦法孔氏稱述唐虞三代之德居則曰莫用我爲也方其志大行於天下昧其所本自而可乎是迺鄙生所以黽勉授簡殫其學所服習以塞問者之需也今夷攷問者之心在有無之辨也是亦世薦紳先生之所或之也或乎無之者則見以爲先王之令布朞十有二月而祭祀居其半

禮有五經莫重於事鬼神而獨其與戎爲國大事具
官興物惟恐其弗備而經費不問受福降殃諄諄乎
其言之是庸何虛設乎或乎有之者則見以爲黃帝
三百年今而忽焉戎狄殲周荆楚猾夏周公之神未
之有殛不啻魯郊禘而嘆其衰矣五世之祧七世之
廟惟我所陟降而舊鬼之弗愬饑是庸何徵其實乎
斯二者蓋各一道也雖然謂之有者權在彼者也謂
之無者權在我者也權在彼者疑乎仁其失愚也權
在我者疑乎智其失賊也愚與賊者君子不由焉且
也有無者鬼神之迹也執其迹求其足以獲其人者

未之有也是故由無而之有謂之神由有而之無謂
之鬼惟夫於其之也可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寒暑相
盪日月盈虛有之與無代嬗愈出愈新愈動愈不屈
周之言曰薪盡而火傳未見薪火之爲二亦孰知焰
續焰逝者如斯夫而知道者見其常無死焉是以遂
古之無疆盈六合之中洋洋乎莫非是物也且明獨
運萬物之相與爲體也周流不居焉往焉來嚅出而
非有雍也喻人而匪有餒也潮生乎午非緣乎涸尾
閭之無竭也若沃焦之石所在有之百足之虫寸斷
之皆走是皆足以小辟諸故有天地之神焉者有山

川社稷之神焉者有瞽宗五祀之神焉者有祖禰之鬼焉者無後厲之鬼焉者累累乎相倚虛空間哉故曰一故神一也者莫有乎彼是矣莫有乎疏近矣或格或否孰宰之權格之有道于以格之萃之有德于以萃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一之謂也或謂之月之影萬川者爲有真假者也謂人死歸乎造化者昧乎夫一者也化爲異物亦何所不有不可爲典常亦何拘拘乎自喜之爲故一也者合乎有無而言之非外乎有無而言之此謂之鬼神之本智者之事也雖然語其仁則未也爲天之徒而不能

與人伍故聖人之教有盡于是矣是故天地之間物各有所養焉方春之時和風噓而時雨沐寧獨被之草木而已哉雖鬼神亦有能養之也今赤子之心其知耿耿焉其于孩笑之外者幾希廓培以底大人之德是謂得其養也暴于野則速朽廢于廟則神弗處是謂失其養也凡天下之物失其養而能有存焉者蓋寡矣故不孝之罪無後爲大葛伯不祀其於傷殘親之體殆有甚焉湯是以先征記曰仁鬼神者養之謂也唯聖人爲能萃其既渙以存其將亡也雖匹夫匹婦爲能行之也今三日齋七日戒精誠有以格之

與胡祇金人之所假猶將來而舍焉況乎昭明君蒿
百物之精實有未遽亡者乎故望天而臯迎精而旋
日用其孝時幽其思命之神明尊崇而奉事之靜之
而莫之或擾清之而莫之或干洞洞乎屬屬乎若弗
勝若將失之惟恐其驚之閔宮有恤於是乎綿綿以
永存是大和之餘氣也故先正有言鬼者人之影也
人者鬼之形也影之與形相肖人之壽百有二十鬼
之壽亦百有二十五世而瘞其主其諸有以取焉乎
大氏人之生斯世豈能塊然徒處也其心志之所周
旋日夜之所鄉往後其死數十年而其物具存自體

魄一淪知氣之所馮其惟于茲乎鬼與物之相謀有
則俱有也鬼乎影乎其莫有自運之力有以族乎養
也耳毋論其大人君子今如細民之營爲生生也田
園墾野桑梓執畝馬牛畜牧于垆其所植立數十年
之後素封之資是皆所爲凝思積慮非一朝一夕焉
其業之成也亦非一朝一夕焉生而子孫之執役死
而遵約束于後也彼是之精神相接乎貨殖之中無
間也是何可誣諸故土地人民而謨猷恩威之相維
昭穆皆在而暱愛之情弗可解詩書琴瑟百爾玩好
陳列而笑語歡樂之常在目與其家邦相終始以百

世不衰惟基業之祖爲然也。繇是以降用其精不弘者其所及淺矣。世之遷而澤斬自我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睹記五世而上其事率泯焉不啻感之無從迺其神隨物漸焉故先王制之極以爲黔首則養之至也此謂之鬼神之紀。仁者之事而聖人之教也是故無者有之府也鬼者神之藏也夷教之府乎冥也有擬乎明生者之所想設焉安知其真萬物出乎是而入乎是入其戶庭不見其人空同乎莫能窺其富焉造化之母也自然之道也唯人不然方聖人之未興起也其民散焉無統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子孫之

適四方而不問居其土享其物而莫識其所基死無葬而亾無祭羣鳥獸以殂落俱草木以消歇民是以無福蓋人極之不凝也故聖人之制鬼以統一其民建宗廟以居之作烝嘗以享之率其子姓百官以事之儼然如臨洋洋在上使人肅然以畏凜然不敢肆者有所取焉乎夫然後配神敬明人道以尊能降百福以輔造化禮樂政刑由是而出聖人之教之極也若夫以人事已乎雖有聰明睿知其亦何以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爲萬物之主哉故謂聖人不貴鬼神且從民俗之所尚者非鄙生之所聞也

故合有與無而天地之所以妙萬物者見焉合知與仁而聖人之所以妙天地者見焉合其所知乎其所不知而教之所以妙人鬼者見焉故雖聖人亦聽瑩乎言之尊之至也宜矣哉世薦紳先生之難言之也

對問

享保丙午七月三日閣老命府尹訪予以禹祠事俾潤色碑文予因請俾僧奉其祠便既退客或發難者曰儒釋之不相容如水火然子今亂之可乎予曰不然夫吾所謂聖人者古帝王也聖人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孔子所傳是已秦漢已來用法律治

天下而聖人之道無所用唯儒者守之遂謬以爲儒者之道者失其本真也及於佛教入于中國則妄儕諸聖人之道而儒佛之名立焉於是儒者又妄以聖人之道爲己之私而儒佛之辨興焉皆謬也夫聖人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豈儒者之私有哉昔楊墨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而與聖人鑿故孟子闢之如佛氏者未嘗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豈與聖人抗乎而儒者疾視佛氏以爲仇者乃以聖人之道爲佛氏類也豈不亦小聖人之道乎謬哉今觀佛氏所爲道乃鬼神之道也僧亦巫祝類耳何也巫祝奉神僧奉

佛其名雖殊乎彼所命殊耳彼之言曰有神有鬼有
天有明王有菩薩有佛皆有威靈能降禍福而大小
貴賤之不等故佛與神殊雖大小貴賤之不等然均
之有威靈能降禍福均之亦類耳故神佛之名特彼
所命自吾觀之皆神也巫祝之奉神清淨潔齋其所
事事祈禳耳僧之奉佛淨其身心不啖肉葷酒不畜
妻其所事事亦祈禳耳夫不啖肉葷酒不畜妻非齋
邪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大常豈僧乎
彼有薦拔巫祝所無殊不知祈禳求福薦拔求冥福
亦類耳天堂地獄之說彼所獨有亦神道設教因以

勸善懲惡庸何傷乎其求成佛者巫祝之求爲神也
於我乎何有彼以度人建寺爲功德則官爲之制不
許濫棄絕人倫則官爲之制俾拜君父服喪彼其乞
食無家樹下不三宿寺皆十方常住恣其所適如麋
鹿然則官爲之制設宗派置官爵嚴等轄以束縛羈
絆之凡彼所爲有害於治者官皆制之俾不得爲而
不復顧其於釋迦之道何如是亦古聖人所以俾重
黎定民神絕地天通之遺也歷代定制僧道神佛同
隸禮官其踰勝於拘儒所見遠甚中庸曰君子之中
庸也君子而時中豈不信乎故曰佛道者鬼神之道

也。僧者巫祝類也。仇視佛氏者小吾聖人之道者也。夫自佛法以來千有餘歲，僧與巫祝皆民也。聖人之於民，一視同仁。況巫祝自三代時既有之，而其所爲道不可得而知之。聖人亦因民俗以存之，則何必問其所爲道何如乎？祇禁其已甚者，俾不害於治可也。且今世之奉神者五，曰巫，曰祝，曰陰陽，曰僧，曰修驗。其所奉之道二，曰神道，曰佛道。然均之皆神道。五者何擇也？但僧寔繁，所在皆有之，頗識字，其所居寺院亦大宗。派等轄甚嚴，而它四者頗微，亦鮮識字，莫有等轄。其所居與編氓弗殊，故今定祠制，俾永永守之。

者僧爲便

學則一

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爲教也。古之時，楚雖大邦，其左史倚相所爲誦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舍是無爲學。而後豪傑自陳良之徒，蓋皆北學於中國云。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亦唯言語異宜，鐘呂之饗，爰居彼，謂之侏儻鵠舌者，吾眎猶彼。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亦末如之何已。有黃備氏者，出西學於中國，作爲和訓以教國人，亦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以通二

邦之志於是乎吾謂之侏僂鳩舌者吾眎猶吾是則詩書禮樂之爲教也庶足以被諸海表邪黃備氏之有功德東方民至今賴之雖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吾謂之侏僂鳩舌者吾眎猶吾吾視猶吾而詩書禮樂不復爲中國之言則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目之則是耳之則非彼迺猶鐘呂之饗爰居也已或曰一匹錦覆以眎之背面而殊均之是物庸何傷乎則安知夫中國無象尚且象之江北無橘或者假之以枳乎以此而誦夫楚人之頌能不忒其臭味者幾希夫中國之所有四海之所

無亦猶是邪詩書禮樂中國之言而吾眎猶吾是其究必至於巴歛詩書兜昧其禮樂也哉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執以廢其祖不知其可而況之子之孫非冥令之肖則嬴氏之呂者以此而操觚乎籀斯之迹粲然盈簡而彼不可讀吾必從事夫黃備氏之所爲句有須丁有尾累累乎星羅擾擾然蟬螭之來集而後可得而言也已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則其禍殆乎有甚於侏僂鳩舌者也哉然則如之何可也亦唯言語異宜其於黃備氏之業可訓以故不可誦以傳暫則假久則泥

筌乎筌乎獲魚舍筌口耳不用心與目謀思之又思
神其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則
彼彼吾吾有有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成被諸橫目
之民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 東方則段使仲尼
乘桴子路從之游旦暮遇此則迺謂之東海出聖人
也良不誣已足謂之學則迺申之以戒曰若能不爲
黃備氏者迺能爲黃備氏者嘻若何必黃備氏之爲

二

宇猶宙也宙猶宇也故以今言眎古言以古言眎今
言均之朱儵鳩古哉科斗貝多何擇也世載言以遷

此

言載道以遷道之不明職是之由處百世之下傳百
世之上猶之越裳氏重九譯邪重譯之差不可辨詰
萬里雖復乎猶當其世孰若焚之身游身毒邪故之
又故子孫雲仍烏識其祖千歲逝矣俗移物亡故之
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邪宇
與宙果殊矣雖然不朽者文其書具存方夫世之未
載言以遷也管晏老列亦類也何惡其道不同也不
求諸道而求諸辭不昧者心邪朱儵鳩古何啻言與
言殊其所以錯辭者亦殊耳吾奉于鱗氏之教眎古
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

志皆肖而目之眎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人旦
莫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也是
之謂與古爲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爲

三

數車無車而有車之名古之道也非聃言之失也道
可道非常道聃言之失也夫自聖人而有道之名聃
豈非邪祇其知弗及聖人教之無術也務求喻之不
俟乎生乃舍物而言其名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
臆聽之者以臆曼衍自恣莫有底止徒翫其華弗食

其實是無它也以聖人之教爲不足欲勝而上之多
見其不知量也已雖然聃之言禮諄諄乎度數之弗
遺故棄聖絕學非其本心者彰彰乎明哉祇其操心
之銳務求言之其於人也急欲傳之知不俟乎生也
夫六經物也道具存焉施諸行事深切著明聖人之
惡空言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教之術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俟夫生也不知焉者謂之愛也
生斯無禦非自外鑠也非襲而取也故聖人之教貴
乎格求行之者也故唯其物聃也者務言之者也夫
言之者明一端者也舉一而廢百所以害也後儒乃

非聃而倣其尤言之弗已名存而物亡仁義道德之說盛而道益不明方今之世滔滔者天下皆聃之徒哉又安知聖人之教莫尚焉是豈有古今哉故吾退而求諸六經唯其物

四

古有聖人今無聖人故學必古然無古無今無古今詎可廢乎世世相望孰匪古而孰匪今故通古以立極知今以體之差世世以觀其來其於民俗人情猶眎諸掌邪夫古今殊矣何以見其殊唯其物物以世殊世以物殊蓋自秦漢而後莫有聖人然亦各

有所建焉祇其知不周物所以無聖人也雖然業已有物必徵諸志而見其殊以殊相映而後足以論其世不爾懸一定之權衡以歷詆百世亦易易焉耳是直己而不問其世乃何以史爲故欲知今者必通古欲通古者必史史必志而後六經益明六經明而聖人之道無古今夫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論世亦唯物

五

聖人之道猶和風甘雨邪物得其養以生生斯長豈有窮已乎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天下錯諸陶鈞

之中聖人之道爲爾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息焉游焉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德慧術知於焉而出博厚高明於焉而至日躋月烝不知然而然故曰於我何有哉譬諸植草木枝葉華實豈一一而傳之哉所務本根之培已棘猴玉楮雖巧乎非人人所能也雖有巧人亦不能周物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本立而道生貴夫生也彼謂窮天下之理謂察一念之微皆不知道之言也故辨是非別淑慝疏滄澡雪剔抉以盡不俾一毫人欲之存者皆非也段使盡之苟不有所養其介然小者安能長乎亦舊

耳無術之過也自秦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其流風餘烈被百世未已申韓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長養之道漸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賢人君子皆生其中所以差也故學道者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六

君子不輕絕人亦不輕絕物所以成其大也睹夫生已凡天地萬物之情勢縕交結雜以成文陰陽相仍禪易弗居辟諸糾繩剛柔相苞曾曾無盡喻如剝蕉不可得而窮詰已故是非淑慝無適無莫大氏物不得其養惡也不得其所惡也養而成之俾得其所皆

善也。媿人虎狼，糴稗茅於穀，惡已。雖然，天地不厭虎狼，雨露不擇稗茅，聖人之道亦猶若是夫。其不得已而去之遠之，扶之殺之，惡其害於仁也，非惡其惡也。故惡不仁之甚，好仁之不至也。舜選於衆，舉皋陶，其誅四凶，非所稱也。聖人之世，無弃材，無弃物，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皆公侯之材哉？亦非慤而宥之，謂其有裨乎治也。察邇言，采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苓有時乎，帝它山之石攻玉，不善人善人之資，是聖人之所以成其大也。故善惡皦皦，先王之封疆，皎矣邪正閭閻，仲尼之區域，削矣。皆儒者之罪也。是故諸

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頗，皆道之裂已。亦莫有不由人情出焉。故有至言，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已矣。不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故苟立其大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漢額門之學人，殊其說，亦傳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豈無繆誤，失得更有之，並存而兼焉。道之不弃也。穎達作疏，乃執一家之言，明作大全，而穎達亦廢矣。學之益陋，所以弗及古也。故學問之道，苟立其大者，貴乎博，不厭雜，寧闕疑，以俟夫生。

雖然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翅處世雖學問之道莫不皆然已天命之謂性人殊其性性殊其德達財成器不可得而一焉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者豈仲尼之教有所不足乎譬如時雨化之莫不生焉已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不欲小者大生邪實命不同君子知命故不强之及乎器之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焉故聖人不敢强之是故人可皆爲聖人者非也性可易者非也君子之不器水可舟而陸可車者非也世俗所尚人也非天也故務世俗所尚以求人知者不知命也夫六經殘缺矣生於今世孰見其全命也

僻邑無師友命也家貧無書命也雖然心誠求之天其佑之仕不優無暇命也故已不能學者喜人之學也力能使人學者使人學也雖不學猶學也何必才知德行出諸已而後愉快乎故命也者不可如之何者也故學而得其性所近亦猶若是夫達其財成器以共天職古之道也故學寧爲諸子百家曲執之士而不願爲道學先生

稽古釋義

虞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

先釋文次釋義

釋文曰虞者代名書者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是其一也詩書禮樂皆書而書獨書稱何故禮樂事而詩書言詩詠歌而書記述詩存人口而書載簡冊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獨書稱後世以其爲聖人之言稱爲書經古之聖代虞夏商周故有四代之書是迺虞代之書故謂之虞書堯典篇名紀帝堯之事典常也上古聖王伏羲神農黃帝所創厚生利用之道至於堯舜始立正德之道百王所常守故稱其書曰堯典舜典孔子刪書取堯典以下者亦此意耳堯舜禪受時代相接其道弗殊故列堯典於虞書曰若稽古帝堯

者此篇將言帝堯之事故其首以此發端曰若語辭爲紀帝堯之事故尊重其言不輒發之釋文畢

釋義曰釋文徒解其言文史之事也長國家志於聖人之道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故又有釋義禮記曰禮義者人之大端也禮與義皆古聖人之所建君子以禮守其常以義應其變天下能事畢矣左傳曰詩書者義之府也謂聖人所建之義萃于詩書也在此文言之稽古二字書經開卷第一義也古聖王治天下國家之道備于書則長國家欲平治國家者之第一義也凡長國家而稽古非徒欲以夸博物也又非徒

欲以潤飾政治也。乃欲通盛衰治亂之道。法古聖王爲治也。古今時殊。風俗復隔。故虞夏商周其道不同。況千載之後。萬里之外。何以能同。古自爲古。今自爲今。是世君子所恒口不爲無謂。三代聖王皆順民爲治。不必泥古。然物皆有源流。古源而今流。苟不溯其源。安能晰其流。世君子徒執目今。謂此位我固有之。彼蒸蒸者皆我奴隸人。爵祿我福。兵刑我威。疇能吾違。禮爲美觀。樂爲戲玩。惟我所欲。是狃其所目以爲常。故其心曰。貴者賢。知賤者愚。不肖奉流俗所習。而謂天地之道。不刊之典也。其稍知者。頗盡心爲治。苦

國家難治。而計不知所出。能知世將衰而不能如之何。欲知賢不肖。而賢不肖不可知。其始則屑屑庶務。其終則矻然以倦。語之以古。則駭而異之。是無它。皆囿於習俗故也。囿於習俗者。辟諸夏。出篤於時。辟諸井蛙。不知海。此邦之人。聞異邦之言。駭然而謂。是何以能辨也。然生而嬰孩。移諸異邦。異邦之言。不學而能。是囿於習俗之說也。稽古而知其所未知。豈有若是之愚哉。且聖人者。古之能治天下國家者也。聖人之道者。治天下國家之規矩準繩也。夫治天下國家而不師聖人。猶如學射而不師羿。學御而不師王良。

也。夫天下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用規矩準繩也。不用規矩準繩而爲方圓平直者，目巧也。目巧而爲方圓平直，豈能知歪邪之所在哉？故稽古者，能超然習俗之外，而能知疾病所在，故稽古者，非必欲其泥古，乃欲其知今也。通古而後知今，知今而後可以治今，故稽古者，書經開卷第一義，而亦治天下國家之第一義也。



